

清儒學案

徐世昌 著
陳祖武 點校

四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清儒學案

徐世昌 著
陳祖武 點校

④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第一百五十八卷 定盦學案

定盦學出金壇段氏，後從武進劉氏受《公羊春秋》，遂大明西京之學。其見於文字者，推究治學本原，洞識周以前家法。同、光學者，喜治《公羊》，託於微言大義，穿鑿附會，寢致恣肆。此則末流之失，未可以議前人也。述《定盦學案》。

龔先生自珍

龔自珍，後名鞏祚，字璣人，號定盦，仁和人，麗正子。初由舉人援例爲內閣中書，道光己丑成進士，歸原官，洊升禮部主事。謁告歸，遂不出。先生爲段懋堂外孫，幼從授經，故學有師承。十四歲，考古今官制，後成《漢官損益》上下篇，《百玉易從論》一篇。十七歲，游太學，見石鼓文大好之，由是始爲金石之學。二十一歲，充武英殿校錄，遂爲校讎掌故之學。於經通《尚書》、《公羊》，於史長西北輿地，於文出入周、秦諸子。嘗著《大誓答問》，設論凡二十六事，據劉向父子之說，辯古文之本無此篇，今文所采自出《逸書》之《大誓解》。劉申受《序》，稱其有功於經甚鉅。其說《詩》以涵泳經文爲主，於古文毛氏、今文三家，無所尊，無所

廢，爲《詩非序》、《詩非毛》、《詩非鄭》各一卷。又嘗佐修《會典》，《理藩院》一門及青海、西藏各圖，皆出其手。因撰《蒙古圖志》三十篇。又有《孤虛表》一卷，則訂裴駟《史記集解》之誤也。他所著有《尚書序大義》、《尚書馬氏家法》、《左氏春秋服杜補義》、《左氏決疣》、《春秋決事比》、《定盦詩文集》。參《史傳》、劉逢祿撰《序》、《定盦集》。

文 集

平 均 篇

龔子曰：有天下者，莫高於平之之尚也。其邃初乎？降是，安天下而已；又降是，與天下安而已；又降是，食天下而已。最上之世，君民聚醞然。三代之極，其猶水，君取盂焉，臣取勺焉，民取卮焉。降是，則勺者下侵矣，卮者上侵矣。又降，則君取一石，民亦欲得一石。故或涸而踣^①。石而浮，則不平甚；涸而踣，則又不平甚。有天下者曰，吾欲爲邃初，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？不足者而注之乎？則纍然喙之矣。大略計之，浮不足之數相去愈遠，則亡愈速；去稍近，治亦稍速。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，直以是券矣。人心者，世俗之本也；世俗者，王運之本也。人心亡則世俗壞，世俗壞則王運中易。王者欲自爲計，盍爲人心世俗計矣？有如貧相軋，富相耀；貧者跽，富者安；貧者日愈傾，富者日愈壅。或以羨慕，或以憤怨，或以驕汰，或以嗇吝。澆漓詭異之俗，百出不可止，至極不祥之氣，鬱於天地之間，鬱之久，乃必發爲兵燹，爲疫癘，生民噍類，靡有孑遺，人畜悲痛，鬼神思變置。

① 故或涸而踣：據下文，此句“故”下當脫“或石而浮”四字。

其始，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。小不相齊，漸至大不相齊；大不相齊，即至喪天下。嗚呼！此貴乎操其本源，與隨其時而劑調之。上有五氣，下有五行，民有五醜，物有五才。消焉息焉，淳焉決焉，王心而已矣。是故古者天子之禮，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，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。東無隙水，西無隙財，南無隙粟，北無隙土，南無隙民，北無隙風。王心則平，聽平樂，百僚受福。其《詩》有之，曰：“秉心塞淵，騶牝三千。”王心誠深平，畜產且騰躍衆多，而況於人乎？又有之，曰：“黃之池，其馬歎沙，皇人威儀。”其次章曰：“黃之澤，其馬歎玉，皇人受穀。”言物產蕃庶，故人得肆威儀，茹內衆善，有善名也。太史告曰，東有隙水，西有隙財，南有隙粟，北有隙土，南有隙民，北有隙風。王心則不平，聽傾樂，乘欵車，握偏衡，百僚受戒，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。其《詩》有之，曰：“相其陰陽，觀其流泉。”又曰：“度其夕陽。”言營度也。故積財粟之氣滯，滯多霧，民聲苦，苦傷惠；積民之氣淫，淫多雨，民聲囂，囂傷禮義；積土之氣耗，耗多日，民聲濁，濁傷智。積水積風，皆以其國瘡昏，官所掌也。且夫繼喪亡者，福祿之主；繼福祿者，危迫之主。語百姓曰，爾懼兵燹乎？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。懼荒饑乎？則有農夫在。上之繼福祿之盛者，難矣哉！

龔子曰：可以慮矣。可以慮，可以更，不可以驟。且夫唐、虞之君，分一官，事一事，如其其諄也。民固未知貿遷，未能相有無，然君已懼矣。曰：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，道吾民於貧者，莫如我自富貧之，猶可以收也。其《詩》曰：“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”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，莫如使民不識知，則順我也。水土平矣，男女生矣，三千年以還，何底之有？彼富貴至不急之物，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，歲月以靡之，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。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，十家之邨必有買，三十家之城必有商。若服妖之

肆，若食妖之肆，若翫好妖之肆，若男女呶唔求爵祿之肆，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，若女子鬻容之肆，肆有魁，賈有梟，商有賢桀，其心皆欲併十家、五家之財而有之。其智力雖不逮，其號既然矣。然而有天下者更之，則非號令也。有四挹四注：挹之天，挹之地，注之民；挹之民，注之天，注之地；挹之天，注之地；挹之地，注之天。其《詩》曰：“挹彼注茲，可以餽饈。豈弟君子，民之父母。”有三畏：畏旬、畏月、畏歲。有四不畏：大言不畏，細言不畏，浮言不畏，挾言不畏。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，齊之以至信之刑，統之以至濟之心。龔子曰：有天下者，不十年幾於平矣。

農 宗

龔子淵淵夜思，思所以擇簡經術，通古近，定民生，而未達其目也。曰：古者未有后王君公，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？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，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？古者君若父、若兄，同親者何？君若父、若兄，同尊者何？尊親能長久者何？古之為有家，與其為天下，一以貫之者何？古之為天下，恒視為有家者何？生民不故，上哉遠矣。天穀沒，地穀茁，始貴智貴力。有能以尺土出穀者，以為尺土主；有能以倍尺若什尺、伯尺出穀者，以為倍尺、什尺、伯尺主，號次主曰伯。帝若皇，其初盡農也，則周之主伯與？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，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？土廣而穀衆，足以芘其子，力能有文質祭享，報本之事，力能致其下之稱名，名之曰禮，曰樂，曰刑法。儒者失其情，不究其本，乃曰天下之大分，自上而下。吾則曰先有下，而漸有上。下上以推之，而卒神其說於天。是故本其所自推也，夫何駭？本其所自名也，夫何疑何懼？儒者曰，天子有宗，卿大夫公侯有宗，惟庶人不足與有宗。吾則曰禮莫初於宗，惟農為初有宗。上古不諱私，百畝之主，必子其子。其沒也，百畝之亞旅，

必臣其子。餘子必尊其兄，兄必養其餘子。父不私子則不慈，子不業父則不孝，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，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。長子與子不別則百畝分，數分則不長久，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。農之始，仁孝弟義之極，禮之備，智之所自出，宗之爲也。百畝之農，有男子二，甲爲大宗，乙爲小宗。小宗者，帝王之上藩，實農之餘夫也。有小宗之餘夫，有群宗之餘夫。小宗有男子二，甲爲小宗，乙爲群宗。群宗者，帝王之群藩也。餘夫之長子爲餘夫。大宗有子三四人，若五人，丙丁爲群宗，戊閒民。小宗餘夫有子三人，丙閒民。群宗餘夫有子二人，乙閒民。閒民使爲佃。閒民之爲佃，帝王宗室群臣也。古者無文，用禫稽而可知也。請定後王法，百畝之田，不能以獨治，役佃五。餘夫二十五畝，亦不能以獨治，役佃一。大凡大宗一，小宗若群宗四，爲田二百畝，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。然則天子有田十萬畝，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，四千有五百人。大縣田四十萬，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，什一之賦尚不與，非以德君也。以德而族，非以德族也。以食有力者，佃非印食吾宗也，以爲天下出穀。然而有天下之主，受是宗之福矣。百畝之宗，以什一爲宅，以什一出租稅奉上。宅不什一，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，不足以容春榆。稅不什一，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。以什一食族之佃，佃不食什一，則無以戚期功。以什一奉上，誼亦薄矣。以什一戚期功，恩亦罔矣。聖者立法，以中下齊民，不以上齊民。大宗有十口，實食三十畝，桑苧、木棉、竹柰、果蓏十畝，糶三十畝。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，家具始於縛帚，縛籜以爲帚，冶泥以爲釜，厥價陶三之，機杼四之，鐙五之，祭豆七之，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，木棉之布視絹，皆不得以澹泉貨。百家之城，有貨百兩，十家之市，有泉十繩，裁取流通而已。則衣食之權重，則泉貨之權不重，則天下之本不濁，本清而法峻，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，梟其頭於隴，沒其

三族爲奴。宗爲餘夫請田，則關大吏。佃同姓不足，取諸異姓，爲變法，關群吏。豐凶、肥磽、寡庶易不易，法不盡同，關群吏。國有大事以宗徙，徙政關大吏。餘夫家五口，宅五畝，實食十畝，以二畝半稅，以二畝半食佃，以二畝半治蔬苧，以二畝半糶，自實食之外，宅、稅、圃、糶、佃五者，毋或一廢。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，則有祿田。大官之家，父有少疾癘、寒暑、濕乾，不以使其子，山川鬼神則使之。子有少疾癘、寒暑、濕乾，不以愬其父，崇有家也。田一品者四世，二三品三世，四品二世，五品一世，皆勿稅，勿予俸，六品以下予之俸。婢妾之養不備，則不世；祠祭弗如式，不世；不辨菽粟，亦不世；食妖服妖，不世；同姓訟，亦不世，督有家也。家受田、歸田於天子，皆關大吏。稽其世數，關群吏。本百畝者進而仕，謂之貴政之農；本仕者退而守百畝，謂之釋政之農；本不百畝者進而仕，謂之亢宗之農；本仕者退而不百畝，謂之復宗之農。仕世絕，本大宗者復爲宗，本小宗者復爲小宗，本群宗者復爲群宗，本閒民復爲閒民。貴不奪宗祭，不以朝政亂田政。自大宗以至於閒民，四等也。四等之農，與其進扞而國也，姑將退保於宗；與其進保而宗也，姑將退修於宅。是故籌一農身，身不七尺，人倫五品，本末源流具矣。籌一農家，家不十步，古今帝王爲天下，大綱總目備矣。木無二本，川無二原，貴賤無二人，人無二治，治無二法，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，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。姑試之一州，州蓬跣之子，言必稱祖宗，學必世譜牒。宗能收族，族能敬宗，農宗與是州長久，泰厲空虛，野無夭札，鬼知戀公，上亦百幅之主也。

自記曰：“商之衰，農不知宗，故公劉立之。周之衰，農不知宗，故管夷吾立之。周之盛也，周公、康叔以宗封；其衰也，周平王以宗徙，翼、頃、父、嘉、父、戎、蠻子皆以宗降。漢之實

陵邑，以六國巨宗徙，國以農徙也。農之主伯徙，則亞旅盡徙。若無宗法，上安能徙而族封？有司之令梗塞，國安恃此散無友紀之百姓哉？神堯亦弗得平章矣。又曰：《禮運》曰“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”，不曰有天下國家。《周禮》“九兩繫邦國之民”，一曰宗，以族得民。民之宗如何？《左傳》師服曰，士有隸子弟，庶人工商，各有分親，皆有等衰。是其注也。近世回部、蒙古有旗分，有族分，或以族降，或以族徙，或以族開墾，其叛者亦以族。蓋世酋無析產之俗，故世世富足，令群支仰賴以活，而苗裔能言其先派，有至數十世之多者。此文之旁證也。又柳子厚《封建論》，亦先有下而漸有上之義。亦此文旁證。或曰：“宗法立，專隆大宗，以士庶而為強幹弱枝之謀，仁與？”應之曰：“子之言，知《鳴鳩》詩人均平之小義，而不知《大易》長子主器之為福也。先王正天下之大分，分定而心安，義即仁也，無貴賤一也。”附圖一。《大宗圖》

大 宗

子甲襲大宗百畝，父六十而襲。

子乙立為小宗，別請田二十五畝，即餘夫也。餘夫不見經，惟見《孟子》及何休《公羊傳注》，正可證吾宗法。

子丙

丁皆立為群宗，皆請田二十五畝，皆餘夫也。孟子、何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，故以宗法定其目焉。

戊為閒民。若依古制，每夫百畝，田何以給？故立四等之目以差。

圖二《小宗圖》

小 宗

子甲襲小宗之二十五畝，父六十而襲，父母老，必養於宗子之家。故大宗以十口率，小宗以五口率，雖過是，亦足食。

子乙立為群宗，別請田二十五畝。

子丙閒民。

圖三《群宗圖》

群 宗

子甲群宗之二十五畝，父六十而襲。

子乙閒民。雖堯、舜不能無閒民，安得盡男子而百畝哉？周之農，必有宗法何疑！

五經大義終始論

昔者仲尼有言：“吾道一以貫之。”又曰：“文不在茲乎！”文學言游之徒，其語門人曰：“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？”誠知聖人之文，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。聖人之道，本天人之際，臚幽明之序，始乎飲食，中乎制作，終乎聞性與天道。民事終，天事始，鬼神假，福禔應，聖蹟備，若庖犧、堯、舜、禹、稷、契、皋陶、公劉、箕子、文王、周公是也。謹求之《書》曰：“天聰明，自我民聰明。”言民之耳目，本乎天也。民之耳目，不能皆肖天。肖者，聰明之大者也，帝者之始也。聰明孰為大？能始飲食民者也。其在《序卦》之文曰：“物穉不可不養也，《屯》、《蒙》而受以《需》，飲食之道也。”其在《雅詩》，歌神靈之德曰：“民之質矣，日用飲食。”是故飲食繼天

地。又求諸《禮》曰：“夫禮之初，始諸飲食。”禮者，祭禮也。民飲食則生其情矣，情則生其文矣。情始積隆隆然，始盈也莫莫然，求之空虛望望然。始相與謀曰，使我有飲食者，父歟？母歟？父母非能生之也，殆其天歟？乃率其醜，取其仂，以報於天，蓋仰而欲天之降之也。再相與謀曰，父與母與，曷爲不與我共飲食歟？則弗之見矣。乃號其醜，取其仂，以報於淵泉，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。三相與謀曰，非天也，非父母也，孰使我以能飲食與？則弗之見矣。於是號其醜，取其仂，以報聖之人，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。若其教之降首屈股、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，由中古作。故曰觀百禮之聚，觀人情之始也，故祭繼飲食。

夫禮據亂而作，故有據亂之祭，有治升平之祭，有太平之祭。聖人曰，我主天，而衆之祭始息。聖人曰，我不敢僭天，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。聖人自爲謀曰，孰使予大川盈，大陸平，大物脬成，而小物毛烹？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，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，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。後王曰，社稷誓宗，以恩父爲綱矣。故恩及王父，王父以上統曰祖，其所居曰廟。其在禮曰：“祝以孝告，嘏以慈告。”此禮之大成也。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，其實升平也。其在《公劉》之四章曰：“踳踳濟濟，俾筵俾几，既登乃依。乃造其曹，執豕於牢，酌之用匏。”是時餼糧完具，始立國而祭也。又曰：“君之宗之。”惟祭乃立宗，非祭則宗不顯明。是故公劉教民祭，而豳國之民，無不尊其宗者，後其支者，大宗無不收群宗者。謹求之《春秋》，必稱元年。季者，禾也，無禾則不年，一年之事視乎禾。《洪範》稱祀者何？禾孰而當祀，祀四時而徧，則一年矣。元年者，從食以爲祀。元祀者，從祭以爲紀。其在周公報成王曰：“祀於新邑，咸秩無文。”周所以始立國也。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曰：“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牲，用以容，將食無災。”上世方亂猶祀，矧商階升平之資乎？言辛所以災

也。度名山川，升崇岡，察百泉。度明以爲向，度幽以爲蔽。搏土而爲陶，鑿山而爲礪，以立城郭、倉廩、宮室。高者名曰堂，下者名曰室，以衛鬼神，屏男女。伐山之木，以爲之群材，其百器以寓句股，以求九數。其在於《詩》，“既景乃岡”，以測知北極之高下。又曰：“夾其皇澗，遡其過澗。”以順水性，則司空之始也。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。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，所以安安也。曰飲食之多寡，祭之數，少不後長，支不後宗。筋力者暴羸，於是乎折藿析木而撻之，則司寇之始也。而聲問乎東西，而聲問乎北南，飲食之多寡，祭之數，少後長歟？支後宗歟？筋力者毋暴羸歟？皆必赴司寇而理焉，理之而無不威，故曰鞭蠻夷，撻六合也。謹求之《書》，臯陶爲士，其職也，後王謂之兵。兵也者，刑之細也。士也者，理也，有虞氏之兵也。其在《洪範》，八政有司寇，後王有司馬，司馬，司寇之細也。聖者曰，吾視聽天地，過高山大川，朝天下之衆，察其耳目心思，辨佞之雄長，而戶徵其辭，使我不得獨爲神聖，必自此語言始矣。爰是命士也，命師也，命儒也。聖者至高殿，曷爲習揖攘之容，虛賓師之館，北面清酒，推天之福祿與偕，使吾世世雄子孫，必變化恭敬溫文，以大寵之，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斂吾祭哉？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。儒者出而語民曰，非恃珪璧也，其積者齋粟也，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。不然，邊鄙之祭，夫豈無私玉？儒者又出而語民曰，非恃干戈也，其積者和也，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圍。不然，南畝之勇夫，夫豈無私兵？

謹求之《禮》，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，必徧知天下良士之數。既知其數，又知其名。既知其名，又知其在。蓋士之任師儒者，令聞之樞也。令聞，饗帝之具也。其在《記》曰：“三代之王也，必先其令聞。”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，王名微而王道薄，故曰：“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，擯麋取犢則麒麟不至。”其在《記》曰：“士

敝則草木不長，水煩則魚鼈不大。”良士，國之金玉異物也，草木厭之，而況金玉乎？魚鼈槁之，而況蛟龍乎？誠苦之也。名士之有文章，望國氣者，見其爛然而光於天，求之《雅詩》曰：“倬彼雲漢，爲章於天”；“周王壽考，遐不作人。”其推天人之際曰：“相彼鳥矣，猶求友聲，矧伊人矣，不求友生？神之聽之，終和且平。”是野有相慕，用之朋友，而可薦於神明也。其衰也，賢人散於外，而公侯貴人之家，猶爭賓客於酒食。其大衰也，豪傑出，陰聘天下之名士，而王運去矣。謹又求之《洪範》八政，七曰賓，八曰師，賓師得而彝倫叙也。何以曰叙也？古之賓師，必有山川之容，有其容矣，又有其潤，有其潤矣，又有其材。王者之與賓師處，聞牛馬之音，猶聽金玉也；親塵土之臭，猶茹椒蘭也。其在《記》曰：“君子曰德，德成而教尊，教尊而官正，官正而國治矣。”其在《詩》曰：“有馮有翼，有孝有德。”夫食貨具則有馮矣，官師備則有翼矣，祭禮受福則有孝矣，賓師親則有德矣，誠約彝倫之極，完神人之慶也。聖者曰，吾非多制以好勞也，多文以爲辯也。無政之曰闕，政不中之曰不叙，闕且不叙，中國必有不安者矣。夫如是，是枕嵩、華而身衽曠土之原也。觀其制作曰成矣。求之《春秋》，則是存三統、內夷狄、讖二名之世與？三統已存，四夷已進，讖僅二名，大瑞將致，則和樂可興，而太平之際作也。是故有禘，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，而以人鬼配之；有宗祀，祠天帝於宮，而以父配之。練而齋，齋而盥，盥而祭。其在《易》：“《觀》，盥而不薦，有孚顛若。”禘之盛也。其在《詩》：“瓊彼玉瓚，黃流在中。”宗祀之盛也。文祖明堂以嬪之名，郊宗石室以建之主，兼禮備樂以存之統，升珪瘞璧以崇之文，九州四海以象之宮，重特祀也。有封祀。求之詩：“於皇時周，陟其高山，墮山喬嶽。”其在《禮》：“升中於天而鳳皇降，龜龍假。”封禪之盛也。合此三者，在《春秋》說曰：“以美陽芬香告於天。”猶告盛也。有宮中祠。昔在黃

帝，集萬靈於明庭。萬靈者，配太一者也。在《天官》曰太一，在《禮》亦曰太一，在《易》曰太極。昔在成王，襲祖考之勤勞，有周公以代制作，法宜得爲太平世。謹求之《書》，有曰：“予冲夙夜毖祀。”毖祀，宮中祠之盛也。其在後王，服玉而延年，宵中而禋，馮几而候神，則動過其物也。然亦罔有咎於天。使天下之老者，自視如壯者；使天下之壯者，自視如幼者。雖有積瘁之士，沈思之民，春如三春，秋如三秋，晝如九夏，夕如九冬，故國暇而能修民，民暇而性命治。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，有四象焉，曰暇，曰順，曰雍，曰嘉。其在《詩》，將欲以美公劉之功，而總其意曰：“既順乃宣，而無永歎。”其在《禮》曰：“明於順，然後能守危也。”又曰：“達於順。”又曰：“順之實。”《禮》之終，猶《詩》之始也。求之《書》曰：“高宗三年不言，言乃雍。”其在《詩》曰：“有來雍雍。”言雍在下也；“雍雍在宮”，言雍在上也。灑掃，嘉宮庭之道也；朝日，嘉旦晝之道也；夕月，嘉莫夜之道也；玉色而絲聲，嘉后妃之道也。無夢也，有夢則太人以占，嘉寢寐之道也。其在《禮》曰：“以嘉魂魄，是爲合莫。”方祭而有嘉也。

謹求之《詩》曰：“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，不長夏以革。”遂終言之曰：“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”謹又求之《禮》曰：“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，中國爲一人，必知其情。”何謂人情？喜、怒、哀、懼、愛、惡、欲。聖人治人情，必反攻其情，以己治之。聖者有情與？曰微矣。至清以有神，至和以有精，至靜以有形，至澹以應羣靈，至冲虛以應兆人，故遂終言之曰：“心無爲也，以守至正。無爲本太一而已矣。”天下雖有積瘁之士，沈思之民，其心疾可得而已也。上帝萬靈，可得而晝夜通也。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，有命可得而受也，有作可得而合也。然則絕地天通，非歟？胡爲其非也？聲以色猶不欲而糅神人，其爲聲色也大矣。先王惡其驚民也，非太一之謂也。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？曰：“盍游乎

淵然不瞬之中，置乎肅然清靜之上，端端乎遇聖人焉。”謹求之《易》曰：“聖人以此洗心，退藏於密，吉凶與民同患。神以知來，知以藏往，其孰能與於此哉？古之聰明睿知，神武而不殺者夫。”極之矣，極之矣。夫如是，則謂之能天。天也者，福之所自出也。《書》有五福焉，《詩》稱百福焉，稱萬福焉，皆天之義也。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

問：“三世之法，誰法也？”答：“三世非徒《春秋》法也，《洪範》八政配三世，八政又各有三世。”“願問八政配三世。”曰：“食、貨者，據亂而作；祀也，司徒、司寇、司空也，治升平之事；賓、師乃文致太平之事。孔子之法，箕子之法也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

問：“八政事事各有三世，願問祀之三世。”答：“在《禮運》，始言土鼓蕢桴，中言宗廟祝嘏之事，卒言太一。祀三世不同名矣。《禮運》者，孔子本感蜡祭而言，故臚祭也詳。若夫徵之《詩》，后稷春榆肇祀，據亂者也；公劉筵几而立宗，升平也；《周頌》有《般》、有《我將》，《般》主封禪，《我將》言宗祀，太平也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

“願問司寇之三世。”答：“周法刑新邦用輕典，據亂故。《春秋》於所見世，法爲太平矣。世子有進藥於君，君死者，書曰弑其君。蓋施教也久，用心也精，責忠孝也密。假如在所傳聞世，人倫未明，刑不若是重；在所聞世，人倫甫明，刑亦不若是重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

問：“《公劉》之詩，於三世何屬也？”答：“有據亂，有升平。

始國於豳，‘乃積乃倉’，當《洪範》之食；‘俾筵俾几’，當《洪範》之祀。五章、六章，是司徒、司寇之事。‘其軍三單’，是司寇之事。司徒、司寇、司空，皆治升平之事。古人統兵於刑，班固尚知之，固也志刑、不志兵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

問：“《洛誥》屬何世？”答：“有升平，有太平。曰‘予齊百工，忝從王於周’，是八政司徒、司寇、司空之事；曰‘庫偁殷禮，咸秩無文’，是八政之祀事，皆言升平也。曰‘我惟無斁其康事’，當是時，周公誕保文、武受命，成太平之業，故求明農去位。若僅致升平，公豈宜去位之年哉？《公劉》之首章曰‘匪居匪康’，據亂故也。《洛誥》曰‘無斁其康事’，太平故也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

問：“太平必文致，何也？”答：“善言人者，必有諛乎天。《洛誥》之終篇，稱萬年焉；《般》、《時邁》之詩，臚群神焉；《春秋》獲麟，以報端門之命焉。《禮運》曰‘山出器車，河出馬圖，鳳凰在楸’。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。是亦述周公也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

問：“太平大一統，何謂也？”答：“宋、明山林偏僻士，多言夷、夏之防，比附《春秋》，不知《春秋》者也。《春秋》至所見世，吳、楚進矣，伐我不言鄙，我無外矣。《詩》曰‘無此疆爾界，陳常於時夏’。聖無外，天亦無外者也。”“然則何以三科之文，內外有異？”答：“據亂則然，升平則然，太平則不然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

問：“《禮運》之文，以上古為據亂而作，以中古為升平。若

《春秋》之當興王，首尾才二百四十年，何以具三世？”答：“通古今可以爲三世，《春秋》首尾，亦爲三世。大撓作甲子，一日亦用之，一歲亦用之，一章一節亦用之。”

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

問：“孰爲純太平之書？”答：“《禮古經》之於節文也詳，尤詳於賓。夫賓師，八政最後者也。《士禮》十七篇，純太平之言也。”

古史鉤沈論一

龔自珍曰：史氏之書有之曰，霸天下之孫，中葉之主，其力弱，其志文，其聰明下，其財少。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，厚其貌，嫗其言，則或求之而應，則或求之而不應，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。史氏之書又有之，昔者霸天下之氏，稱祖之廟，其力彊，其志武，其聰明上，其財多。未嘗不仇天下之士，去人之廉以快號令，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。一人爲剛，萬夫爲柔，以大便其有力彊武。而允孫乃不可長，乃誹乃怨，乃責問，其臣乃辱。榮之亢，辱之始也；辨之亢，誹之始也。使之便，任法之便，責問之始也。氣者，恥之外也；恥者，氣之內也。溫而文，王者之言也；惕而讓，王者之行也。言文而行讓，王者之所以義人氣也。籀其府焉，徘徊其鐘簾焉，大都積百年之力，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。既殄、既獮、既夷，顧乃席虎視之餘蔭，一旦責其氣於臣，不亦莫乎？

古史鉤沈論二

龔自珍曰：周之世官，大者史，史之外無有語言焉，史之外無有文字焉，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。史存而周存，史亡而周亡。殷紂時，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。周之初，始爲是官者，佚是也。